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旣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雖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繫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寶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若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手古之博大真人哉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其善雖環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虯若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熟山出口輪不蹠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柄燕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柱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練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雷雨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隄矣由天地之迴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蠅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

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駢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及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夫莊子叙墨子宋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之徒而皆言

古之道術在此者蓋明諸子酌取聖道之緒餘而各為一家之言也然以關尹老聃為真人者以二子不假於物而為言出於性之至真也故曰古之博大真人哉周人自以其說為謬悠其言為荒唐其辭為無端崖者蓋高言盡道而矯世俗之弊天下必以其言為謬悠荒唐無崖也故自言之而室非可謂明達而先知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第十

十一

南華真經拾遺

宋 王 元 澤 集 續十二

太廟之犧 周之為書特有雷而言耳討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為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之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拒表世之常人爾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
春秋經世 聖人有論議無辨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辨者辨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辨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衆人務辨以相示歟
閭兩問影 莊子之書兩言閭兩之間影以

影之為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者以起坐俯仰為在形豈知影寔不待於形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

以然不然

夢為胡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為胡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胡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樂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危言 危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之卒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為言雖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為知本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雜說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無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為書而言及鯢鵬蜩鷖斥鴳鷦鷯螻羊魚蝶馬牛山木之類也

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為萬根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未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為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鏃鏃不怨飄瓦與夫不怨虛舟之意同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體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天也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

外者無也人安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侈也德者己之所有也於己之所有人益之是侈也故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純利民之所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故曰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

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奈曲士指此而非之宜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冰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言頽回忘仁義矣夫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內而後忘外仁義內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內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以不必不必衆人以不必何謂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

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

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為常動與物為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為離動與物為構者衆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知斯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莊周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可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至莊周之言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

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
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
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
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
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駕

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亡
象得象則亡言此亦莊子之意有異於世也

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真性也古
之至人則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
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為一朝以曠代為一
府無人非為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疎此
其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手樊
中也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
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為悔與天同
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
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
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
惴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惴惴
莊子之言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

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
知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
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
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
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行不藏莊周
之言尚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

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
止於良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
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
以言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

莊子之言有言真人至人者以真者言乎其
性也至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
也故曰明不勝神

老子曰天門闢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
物由之而出故曰闔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
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泔溟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

萬物芸芸而生成於中所以不見其極也

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
物也故曰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矣求焉而大
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外更役物也
故曰知大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遺於
道也安能舍己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
以物易己也

莊子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體為
體在用為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
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
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
以親也

莊周之言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
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
道乎天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時
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
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
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言求其意而
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莊子之言泔溟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